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九十二回 謀保全擬參僚屬 巧運動趕出冤家

如今晚兒的官場，只要會逢迎，會巴結，沒有不紅的。你想想葉伯芬那種卑污苟賤的行徑，上司焉有不喜歡他的道理？上司喜歡了，便是升官的捷徑。從此不到五六年，便陳臬開藩，扶搖直上，一直升到蘇州撫臺。因為老太太信佛唸經，伯芬也跟著拿一部《金剛經》，朝夕唸誦。此時他那位大舅爺，早已死了，沒了京裡的照應，做官本就難點；加之他誦經成了功課，一天到晚，躲在上房唸經，公事自然廢棄了許多，會客的時候也極少，因此外頭名聲也就差了。慢慢的傳到京裡去，有幾個江蘇京官，便商量要參他一本。因未曾得著實據，未曾動手，各各寫了家信回家，要查他的實在劣跡。恰好伯芬妻黨，還有幾個在京供職的，得了這個風聲，連忙打個電報給他，叫他小心準備。伯芬得了這個消息。心中十分納悶，思量要怎樣一個辦法，方可挽回，意思要專折嚴參幾個屬員，貌為風厲，或可以息了這件事。無奈看看蘇州合城文武印委各員，不是有奧援的，便是平日政績超著的；在黑路裡的各候補人員，便再多參幾個也不中用；至於外府州縣，自己又沒有那麼長的耳目去覷他的破綻。正在不得主意，忽然巡捕拿了手本上來，說時某人稟見，說有公事面回，伯芬連忙叫請。原來這姓時的，號叫尚臣，原是軍裝局的一個司事，當日只賺得六兩銀子薪水一月。那時候伯芬正當總辦，不知怎樣看上了他，便竭力栽培他，把他調到帳房裡做總管帳。因此，時尚臣便大得其法起來，捐了個知縣，照例引見，指省江蘇，分寧候補。恰好那時候伯芬放了江海關道，尚臣由南京來賀任，伯芬便重重的托他，在南京做個坐探，所有南京官場一舉一動，隨時報知。尚臣是受恩深重的人，自然竭力報效。從此時尚臣便是伯芬的坐探。也是事有湊巧，伯芬官階的升轉，總不出江蘇、江西、安徽三省，處處都用得著南京消息的，所以時尚臣便代他當了若干年的坐探。此次專到蘇州來，卻是為了他自己的私事。凡上衙門的規矩，是一定要求見的，無論為了甚麼事，都說是有公事面回的。這時尚臣是伯芬的私人，所以見了手版就叫請。

巡捕去領了尚臣進來，行禮已畢，伯芬便問道：「你近來差事還好麼？」尚臣道：「大帥明見，卑職自從交卸揚州釐局下來，已經六個月了，此刻還是賦閒著，所以特為到這邊來給大帥請安；二則求大帥賞封信給江寧惠藩臺，吹噓吹噓，希冀望個署缺。」伯芬道：「署缺，那邊的吏治近來怎樣了？」尚臣道：「吏治不過如此罷了。近來賄賂之風極盛，無論差缺，非打點不得到手。」伯芬道：「那麼你也去打點打點就行了，還要我的信做甚麼？」尚臣道：「大帥栽培的，較之鬼鬼祟祟弄來的，那就差到天上地下了。」伯芬心中忽然有所觸，因說道：「你說差缺都要打點，這件事可抓得住憑據麼？」尚臣道：「卑職動身來的那兩天，一個姓張的署了山陽縣，掛出牌來，合省嘩然。無人不知那姓張的，是去年在保甲局內得了記大過三次、停委兩年處分的，此時才過了一年，忽然得了缺，這裡頭的毛病，就不必細問了。有人說是化了三千得的，有人說是化了五千得的。卑職以為事不干己，也沒有去細查。」伯芬道：「要細查起來，你可以查得著麼？」尚臣道：「要認真查起來，總可以查得著。」伯芬道：「那麼寫信的事且慢著談，你的差缺，我另外給你留心，你趕緊回去，把他那賣差賣缺的實據，查幾件來。這件事第一要機密，第二要神速。你去罷。」說罷，照例端茶送客。尚臣道：「那麼卑職就動身，不再過來稟辭了。」伯芬點點頭。尚臣辭了出來，趕忙趕回南京去，四面八方的打聽，卻被他打聽了十來起，某人署某缺，費用若干，某人得某差，費用若干，開了一張單，寫了稟函，寄給伯芬。

伯芬得了這個，便詳細寫了一封信給南京制臺，臚陳惠藩臺的劣跡，要和制臺會銜奏參。制臺得了信，不覺付之一笑。原來這惠藩臺是個旗籍，名叫惠福，號叫錫五，制臺也是旗籍，和他帶點姻親，並且惠藩臺是拜過制臺門的。有了這等淵源，旁人如何說得動壞話，何況還說參他呢。好笑葉伯芬聰明一世，蒙瞳一時，同在一省做官，也不知道同寅這些底細，又不打聽打聽，便貿貿然寫了信去。制臺接信的第二天，等藩臺上轅，便把那封信給藩臺看了。藩臺道：「既是撫帥動怒，司時聽參就是了。」制臺一笑道：「葉伯芬近來念《金剛經》念糊塗了，要辦一件事情，也不知道過細想想，難道咱們倆的交情，還是旁人唆得動的嗎？」藩臺謝過了，回到自己衙門，動了半天的氣。一個轉念，想道：「我徒然自己動氣，也無濟無事。古人說得好：無毒不丈夫。且待我幹他一幹，等你知道我的手段！」打定了主意，便親自起了個一百多字的電稿，用他自己私家的密碼譯了出來，送到電局，打給他胞弟惠祿。

這惠祿號叫受百，是個戶部員外郎。拜在當朝最有權勢的一位老公公膝下做個乾孫子，十分得寵，無論京外各官，有要進內線的，若得著了受百這條門路，無有不通的。京官的俸祿有限，他便專靠這個營生，居然臣門如市起來。便是他哥哥錫五放了江寧藩臺，也是因為走路起見，以為江南是財富之區，做官的容易賺錢，南京是個大省會，候補班的道府，較他處為多，所以弄了這個缺，要和他兄弟狼狽為奸。有要進京引見的，他總代他寫個信給兄弟，叫他照應。如此弄起來，每年也多了無限若千的生意。這回因為葉伯芬要參他，他便打了個電報給兄弟，要設法收拾葉伯芬，並須.....如此如此。

受百接了電報，見是哥哥的事情，不敢怠慢，便坐了車子，一逕到他乾祖父宅子裡去求見，由一個小內侍引了到上房。只見他乾祖父正躺在一張醉翁椅上，雙眼迷蒙，像是要磕睡的光景，便不敢驚動，垂手屏息，站在半邊。站了足足半個鐘頭，才見他乾祖父打了個翻身，嘴裡含糊說道：「三十萬便宜了那小子！」說著，又朦朧睡去。又睡了一刻多鐘，才伸了伸懶腰，打個呵欠坐起來。受百走近一步，跪了下來，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，說道：「孫兒惠祿，請祖爺爺的金安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你進來了。」受百道：「孫兒進來一會了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外頭有甚麼事？」受百道：「沒有甚麼事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烏將軍的禮送來沒有？」受百道：「孫兒沒經手，不知他有送宅上來沒有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有你經著手，他敢嗎！他別裝糊塗，仗著老佛爺腰把子硬，叫他看！」受百道：「這個諒他不敢，內中總還有甚麼別的事情。」他乾祖父就不言語了。歇了半天才道：「你還有甚麼事？」受百走近一步，跪了下來道：「孫兒的哥哥惠福，有點小事，求祖爺爺做主。」他那乾祖父低頭沈吟了一會道：「你們總是有了事情，就到我這裡麻煩。你說罷，是甚麼事情？」受百道：「江蘇巡撫葉某人，要參惠福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參出來沒有？」受百道：「沒有。」他乾祖父說道：「那忙甚麼，等他參出來再說罷咧。」受百聽了，不敢多說，便叩了個頭道：「謝過祖爺爺的恩典。」叩罷了起來，站立一旁，直等他乾祖父叫他「你沒事去罷」，他方才退了出來，一逕回自己宅子裡去。入門，只見興隆金子店掌櫃的徐老二在座。

原來這徐老二，是一個專門代人走路子的，著名叫徐二滑子，後來給人家叫渾了，叫成個徐二化子。大凡到京裡來要走路子的，他代為經手過付銀錢，從中賺點扣頭過活，所開的金子店，不過是個名色罷了。這回是代烏將軍經手，求受百走乾祖父路子的。當下受百見了徐二化子，便仰著臉擺出一副冷淡之色來。徐二化子走上前請了個安，受百把身子一歪，右手往下一拖，就算還了禮。徐二化子歇上一會，才開口問道：「二爺這兩天忙？」受百冷笑道：「空得很呢！空得沒事情做，去代你們碰釘子！」徐二化子道：「可是上頭還不答應？」受百道：「你們自己去算罷！烏某人是叫八個都老爺聯名參的，罪款至七十多條，贓款八百多萬；牛中堂的查辦，有了憑據的罪款，已經五十幾條，查出的贓款，已經五百多萬。要你們三百萬沒事，那別說我，就是我祖爺爺也沒落著一個，大不過代你們在堂官大人們、司官老爺們處，打點打點罷了。你們總是那麼推三阻四！咱們又不做甚麼買賣，論價錢，對就對，不對咱們撒手，何苦那麼一天推一天的，叫我代你們碰釘子！」徐二化子忙道：「這個呢，怨不得二爺動氣，就是我也叫他們鬧的厭煩了。但是君子成人之美，求二爺擔代點罷。我才到刑部裡去來，還是沒個實在。我也勸他，說已經出到了二百四十萬了，還有那六十萬，值得了多少，麻麻糊糊拿了出來，好歹顧全個大局。無奈烏老頭子，總像仗了甚麼腰把子似的。」受百道：「叫他仗腰把子罷！已經交代出去，說我並不經管這件事，上頭又催著要早點結案，叫從明天起，只管動刑罷！」徐二化子大驚道：「這可是今天的話？」受百不理他，逕自到上房去了。

徐二化子無可奈何，只得出了惠宅，幹他的事去。到了下午，又來求見，受百出來會他。徐二化子道：「前路呢，三百萬並不

是不肯出，實在因為籌不出來，所以不敢胡亂答應。我才去對他說過，他也打了半天的算盤，說七拼八湊，還勉強湊得上來，三天之內，一定交到，只要上頭知道他冤枉就是了。可否求二爺再勞一回駕，進去說說，免了明天動刑的事？」受百道：「老實說：我祖爺爺要是肯要人家的錢，二十年頭裡早就發了財了，還等到今天！這不過代你們打點的罷了。要我去說是可以的，就是動刑一節話，已經說了出去，只怕不便就那麼收回來，也要有個辦法罷。」徐二化子聽了，默默無言，歇了一會道：「罷，罷！無非我們做中人的晦氣罷了！我再走一回罷。二爺，你佇等我來了再去。」說罷，匆匆而去。歇了一大會，又匆匆來了，又跟著一個人，捧了一大包東西。徐二化子親自打開包裹，裡面是一個紫檀玻璃匣，當中放著一柄羊脂白玉如意；匣子裡還有一個圓錦匣子，徐二化子取了出來，打開一看，卻是一掛朝珠，一百零八顆都是指頂大的珍珠穿成的。徐二化子又在身邊取出兩個小小錦匣來，道：「這如意、朝珠，費心代送到令祖老太爺處，是不成個禮的，不過見個意罷了。」說罷，遞過那兩個小匣子道：「這點點小意思，是孝敬二爺的，務乞笑納。」受百接過，也不開看，只往桌上一放道：「你看天氣已經要黑下來了，鬧到這會才來，又要我連夜的走一趟！你們差使人，也得有個分寸！」徐二化子連忙請了個安道：「我的二爺！你佇那裡不行個方便，這個簡直是作好事！二爺把他辦妥了，就是救了他一家四五十個人的性命，還不感動神佛，保佑二爺升官發財嗎？」受百道：「一個人總不要好說話，像我就叫你們麻煩死了！」徐二化子又請了一個安道：「務求二爺方便這一回，我們隨後補報就是。我呢，以後再有這種觀頌事情，我也不敢再經手了。」受百哼了一聲，又歎了一口氣，便直著嗓子喊套車子，徐二化子又連忙請了個安道：「謝二爺。」方才辭了出去。忽然又回轉來道：「那兩樣東西，請二爺過目。」受百道：「誰要他的東西！你給他拿回去罷。」徐二化子道：「請二爺留著賞人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兩個小匣子打開，等受百過了目，方才出去。受百看那兩樣東西，一個是玻璃綠的老式班指，一個是銅錢大的一座鑽石帽花。仍舊把匣子蓋好，揣在懷裡。叫家人把如意、朝珠拿到上房裡去。一面心中盤算，這如意可以留著做禮物送人；帽花、班指留下自用；只有這掛朝珠，就是留著他也掛不出去，不如拿去孝敬了祖爺爺，和哥哥斡旋那件事，左右是我動刑的一句話嚇出來的。定了主意，專等明天行事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趕一個早，約莫是他乾祖父下值的時候，便懷了朝珠，趕到他宅子裡去。叩過頭，請過安，便稟道：「烏將軍那裡，一向並不是敢慳吝，實在一時湊不上來。昨天孫兒去責備過了，他說三天之內，照著祖爺爺的吩咐送過來。請祖爺爺大發慈悲，代他們打點打點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我眼睛裡還看得見他的錢嗎！現在那些中堂大人們，那一個不是棺材裡伸出手來，死要的！」受百跪下來磕了個頭道：「孫兒孝敬祖爺爺的。」一面將一匣朝珠呈上。他乾祖父並不接受道：「你揭開看。」受百揭開匣蓋，他乾祖父定睛一看，見是一掛珍珠朝珠。暗想老佛爺現在用的雖然有這個圓，卻還沒有這個大；我一向要弄這麼一掛，可奈總配不勻停，今天可遇見了。想罷，才接在手裡道：「怎好生受你的？」受百又磕了一個頭，謝過賞收，才站起來道：「這個不是孫兒的，是孫兒哥哥差人連夜趕送進來，叫孫兒代獻祖爺爺的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是啊，你昨天說甚麼人要參你哥哥？」受百道：「是江蘇巡撫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你哥哥在那裡？」受百道：「是江寧藩司。」他乾祖父想了一想道：「江寧藩司，江蘇巡撫，不對啊，他怎麼可以參他呢？」受百道：「他終究是個上司，打起官話來，他要參就參了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哥哥也是我孫子一樣，咱家的小孩子出去，都叫人家欺負了，那還成個話！你想個甚麼法子懲治懲治那姓葉的，我替你辦。」受百道：「孫兒不敢放恣，只求把姓葉的調開了就好。」他乾祖父道：「你有甚麼主意，和軍機上華中堂說去，就說是我的主意。」受百又叩頭謝過，辭了出來，就去謁見華中堂，把主意說了，只說是祖爺爺交代如此辦法。華中堂自然唯唯應命。

過了幾天，新疆巡撫出了缺，軍機處奉了諭旨，新疆巡撫著葉某人調補，江蘇巡撫著惠福補授，卻把一個順天府府尹放了江寧藩司，另外在京員當中，簡了個順天府府尹。這一個電報到了南京，頭一個是藩臺快活，闔城文武印委員，紛紛稟賀。制臺因為新藩臺來，尚須時日，便先委巡道署理了藩臺，好等升撫交代藩篆，先去接印，卻委苟才署了巡道。苟才這一喜，正是：憲恩深望知鼈戴，僉事威嚴展狗才。

未知苟才署了巡道之後，又復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